

# 关中是中国的院子

朱鸿◎著

GUAN ZHONG SHI ZHONG GUO DE YUAN ZI

三秦出版社

## 自序

古人称关中为陆海之地，天府之国。这样褒奖如此区域，固然是古人的慷慨，不过也证明了关中之美。

在中国历史上，有四个强盛时期是以关中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天下皆知，其为周秦汉唐。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它的主流与衍生，它的框架和细节，多是在关中形成的。不仅仅是十三个王朝于斯建立国都，也不仅仅是几十个帝王的陵墓构成了体系，还因为这里有完备的安魂定心的宗教场所，甚至这里的山水也无不烙印了思想与艺术，而且，中国走向世界，是从这里开始的。所谓关中四塞，当然是国都之外墙。尽管宋以来，关中不再荣华，也不再喧闹，然而在全中国寻找，在全世界寻找，有什么地方像关中这样陈列并沉积了层层叠叠的文化遗产呢！关中是人类苦难的见证，也是人类力量的见证。在关中，可以体验人类的激情与理想。

我以为，应该把一个完整的关中，作为世界遗产向联合国申报，从而得到切实保护。这会避免其丰富的文化财富黯然贬值，悄然流失。把中国的帝王之州合盘端给联合国，以昭彰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尊贵，显然需要巨臂和大手，尤其需要宏阔思路。遗憾现在未能这样做！

由于关中不是一个行政区域，其便多少处于涣散状态，形虚魂游，有人难管。实际上几十个行政机构分居在关中，包括县级单元和市级单元，其各持古迹，也知道它们属于遗产。可惜各县各市只看见自己所掌管的遗产，没有意识到这些遗产是完整的关中遗产的部件。各县各市，对自己所掌管的遗产也包装，也宣传，很希望联合国将其列入一定的名录，然而小打小闹，仿佛是小篮提交，小盞进献，所获甚微。忽略完整的关中，把关中的文化遗产切割为块，将使逝者痛心，来者问责。特别是，新的粗俗的建筑在各县各市自由蔓延，其不但侵占或覆盖了祖先留下的事物，而且使关中的风貌遭到了破坏。

如果能有一个机制和规划，把完整的关中作为遗产向联合国申报，那么关中的历史信息，便不会为社会与经济的浪潮所冲刷，反之，祖

先在关中留下的遗产保护得越好，关中这一片区域就越能增值。时间已经非常紧了，不过要做也还来得及。

我之盼，在于斯。

# 目 录

第一篇 关中踏梦 .....	1
1 寻找蓝田人 .....	1
2 半坡读陶 .....	9
3 周原 .....	16
4 悠悠渭水 .....	21
5 滚滚帝陵 .....	28
6 潼关 .....	40
7 樊川犹美 .....	47
8 太白皓然 .....	55
9 武关 .....	59
10 辋川尚静 .....	66
11 华山巍然 .....	69
12 散关 .....	75
13 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 .....	79
14 碑林嚼字 .....	85
15 萧关 .....	91
16 在鸿门分析刘邦项羽之性格 .....	97
17 曲江萧瑟 .....	104
18 高岗之上的祠墓 .....	111
19 黄河在龙门 .....	114
20 天命与宗教 .....	118
21 魂绕少陵原 .....	126
22 附录：走遍关中 .....	141
第二篇 西安论 .....	153
1 古玩 .....	153
2 食态 .....	155
3 戏迷 .....	158
4 城墙赏月夜 .....	160

5 秀浚骚霸论 .....	161
6 韦曲 .....	163
7 翠华山 .....	164
8 古都文化与西安人 .....	166
9 西安人的文化身份 .....	172
10 西安之所宜 .....	173
11 西安城墙的利用问题 .....	174
12 西安的个性与西安青年的格调 .....	176
13 西安：中国文明的锤炼之地 .....	179
14 曲江记 .....	181
15 惟一长安 .....	183
后记 .....	190

# 第一篇 关中踏梦

## 1 寻找蓝田人

我将手上的工作放下，将胸中的情绪理顺，将正在进行的一切都截然中断，并封存起来，之后我给提包里装了一把布伞，三册书籍，拎起它，就启程了。

我望着西安，只见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乌云在古都上空盘旋，几滴生硬的冷雨，敲打着稳重的钟楼和灰色的城墙，大街小巷，车辆奔驰，人群拥挤。不过，半个小时以后，建筑就稀疏而低矮了，绿色也在田野到处散布。地平线上，台原起伏，沟坎纵横，水随形势潺潺流动，山在远方渐渐上升，树木便耸立于道路两旁，构成了绵延千里的曲线。广袤的自然，洗涤着我的身与心，我忽然感觉，我的流气与俗气恰似古旧家具的漆片一样在剥落。这空旷的原野，使我产生了一种新的体验，我宁静而沉重。

汽车将西安远远地抛在那里，它带着乘客，一步一步地接近蓝田。这是位于秦岭北麓的一个县城，古已有之，因为盛产美玉而得名，秦始皇以其制作玉玺，杨贵妃以其制作玉带。但我到这里来，却是要寻找蓝田人，它是生活在大约 115 万年之前的一种直立人。其是猿群向人类过渡时期的一种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考古专家在蓝田境内的公王岭掘出了一个头盖骨，遂命名为蓝田人。现在，我所坐的汽车，正行驶在蓝田人曾经活动的土地上，我不顾风吹地打开窗子，眺望着人类祖先的故园。三月的麦苗刚刚起身，一片葱茏，不过竟没有几个锄草的农民。有的地方，一片黄色的土壤会裸露而出，仿佛是谁剥掉了地球的皮。秦岭在白色或灰色的云团的抚弄之下，阴沉而峥嵘。

到了县城，乘客便挤下汽车，一哄而散，消失在泥泞的街巷。我在车站徘徊了一会儿，决定不在县城住宿。我想继续前进，直接到公王岭去。天上有云，云聚云散，全由着风调动。天上蓦地也会露出一片瓦蓝，它高得仿佛是用吸了上去，不像云那么低垂。风从河谷和山口吹来，怒气冲冲地掀动着搭在地上的帐篷，那是农民卖饭卖水卖烟卖果的，也掀动着衣服和纸片。我在人影憧憧之中，发现有一辆路

过公王岭的汽车就挤了上去。我望着窗外的风景，看到房舍羊群树木都在移动，奔驰的汽车甚至使地面都在旋转。巍然不动的，是连绵的秦岭——一座一座的山峰，刀削斧剁似的亮出自己的棱角与斜面，皑皑白雪，将反光映得很是遥远，这使我身上油然生出阴冷之感。沿着秦岭，堆积着一个一个的台原，没有规矩，高高低低，有的草枯，有的石烂，但半坡之上，却往往就有一个村子，树木簇拥在一起，颜色阴阴的。一个农民告诉我：公王岭到了。

站在灞河之滨，感到南边的秦岭与北岸的横岭向我挤压，需要仰望，我才可以看见公王岭。公王岭雄踞于川道之侧，攀援在山峰之脚。它的两边，一个连一个的台原波浪似的起起伏伏，伸展而去。公王岭的独特之处在于各种各样的树木——有的铁青，有的嫩黄，像蜡染的布料一般覆盖其上。早春的风，不但翻卷着秦岭之巅的白云，而且撩拨着秦岭之腰的白雾，所有的树木都随风摇曳，公王岭充满了动感和生命气息。

我肃穆地攀登着公王岭，蜿蜒的道路两边，柿树黑色的枝干像铁像炭一样坚硬挺立，这是逝去的冬日的意象，不过桃树已经在自己的根部洒着粉红的花朵，从而传播着春天的信息。偶尔，一个农民背着干柴，从半坡的小径走下来。无穷无尽的砾石，大者如桌，小者如杯，星星似的镶嵌于断裂的层面，这层面当然是洪水切割而成的，洪水浸泡与流泻的痕迹仍隐隐在动。砾石包裹起来的土壤，是沙质的，它的酥松程度，似乎手掰一下，脚踹一下，就可剥落。公王岭是那些覆盖秦岭的杂物在洪水冲刷之后而堆积的，它上面一层一层的黄土，是西伯利亚的狂风带来的蒙古高原的尘埃。这种种事情发生在 115 万年之前。

那时候，这一带的气候温暖而湿润，地貌也并不剧烈起伏。秦岭的高度大约只在一千米左右，它远远不成南北大地的屏障。这里是一片广阔的浅沼和平地，处于森林与草原的交接地带。灿烂的阳光和充沛的雨量，把公王岭哺育得花果累累，草木葱葱，成为各种动物的汇集之地，其中既有森林动物，也有草原动物。正在进化的蓝田人就生

存在这里。大角鹿、古犀牛比之蓝田人，它们高大，苏门羚、剑齿虎比之蓝田人，它们凶猛，但蓝田人却产生智慧，他们巧妙地周旋在动物之中，挑拨离间，让它们争斗，撕咬并残杀，使自己得以生存。茂密的森林，长满了胡桃属、卷柏属、石竹科、莎草科，蓝田人攀援在其中，并巢居在其上，艰难而悠然地生活在蒙昧时代。不过，自然是演化的，在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持久的寒冷期，它使众多的草木在冰霜的摧残之下，枯萎而死。一些动物逃跑了，一些动物绝灭了，蓝田人也遇到了危机。

然而，任何生命一旦形成，它就产生了顽强的生存本能。一根甘草，破土而出，若石头压迫了它，那么它会从石头下面穿过，横向延伸，之后生长起来。一群蚂蚁，面临着大火的烧烤，它们会迅速地集合，靠拢，抱成一团，像黑色的圆球一样，勇敢地迎着大火滚动。圆球表面的蚂蚁显然会焚身而死，但它们却终于冲出了大火的包围，将自己的种保存下来。不过，蓝田人所遇到的困难，要比这些甘草和蚂蚁巨大得多。由于冰雪的降临，蓝田人所吃的果实一下减少了，那些可以捕捉的幼小的动物，也一下减少了。饥饿使他们将自己的前肢从树上移到树下，他们不但采集果实，而且需要挖掘草木的根茎。根茎已经成了他们扩大的食品。他们曾经捡起石头，打击企图欺负自己的野兽，石头渐渐地成了他们熟悉的工具。他们在开始挖掘根茎的时候，手脚笨拙，十分吃力，效率当然很低。一个聪明的蓝田人突然发现石头可以帮助他们挖掘，其他的蓝田人就模仿他。有了工具的帮助，效率便提高了，只是地上不会摆着现成的石头供他们使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打制石头的蓝田人。当这个蓝田人直立起来并行走着，显示他的创造的时候，文明的曙光就照耀在黑暗的森林了，从而他们发现了一条走出森林的道路。他们探索着，艰难地走了出去，一直走到今天。在公王岭，我用坚硬而柔韧的手抚摸着他们的石头，我感觉这石头依然是温暖的，我不但闻见了蓝田人的血汗，而且看见了蓝田人的毛发，我像握住了遥远的祖先的手一样激动，他们将劳动的真理直接传递给我。我站立在稀薄的阳光之下，野风吹拂，感慨系之。我久久

地端详着自己的双手，我知道它们能够绘画，能够作文，能够弹琴，能够安装精密的仪器，能够感受寒热，感受细腻的爱和恨的颤抖和恨的痉挛……这一切，都是一代一代劳动的结果。我感觉，我的所有的神经都连接着蓝田人的神经，所有的血管都连接着蓝田人的血管。

蓝田人手的发展，当然要引起躯体的变化，他们会更灵活，更巧妙，而且为了抵抗其他动物的侵犯，为了获得足够的食品，他们常常是结成一个群体。为了招呼落伍的一员，帮助倒在树下的儿童，共同围猎一只动物，或者共同构筑一个窝棚，突然发现了一头猛兽，或者突然看见了一片火光，都需要表达。这样，寂静的草木之中，就响起了简单的音节，那是从蓝田人粗糙的咽喉发出的，然而，它是美妙的歌声的原始。蓝田人要表达的意思越多，他们的音节就越丰富，并有了抑扬顿挫，这便是简单的语言。劳动产生了语言，语言又扩大了劳动，它们一起，促进蓝田人脑髓的发展，于是感觉就有了它的器官，意识就有了它的物质。一头象因为它的高大，能够穿过枝叶的空隙发现一只熊猫，不过只有蓝田人会组织起来将熊猫捉住。一只狗能够听见透过落叶传来的气味，不过也只有蓝田人会辨别它是腐肉导致的。蓝田人就因为这些而使自己高明于动物，并脱离于动物。动物仅仅是利用自然界，可蓝田人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却在渐渐地改造自然界，支配自然界。他们打制了粗糙的石器，并以它们为工具提高自己的生活。

蓝田人的家庭处于杂婚状态，男子多妻，女子多夫。当然这种家庭在以后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路易斯·摩尔根认为，家庭的变化呈现这样几个阶段：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恩格斯赞同这样的观点，不过他进而指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而且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在公王岭想到这些观点，我隐隐感觉人类的婚姻形式仍会改变，现在这种婚姻形式并非完美无缺。人类是一种向善向美的高级动物，它能够纠正和克服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婚姻的弊端，从而永远处于进化的过程。

在公王岭，我看到了黄土埋藏 115 万年的蓝田人的化石，看到了牛头的化石和虎头的化石，看到了几层片状的青岩缝隙夹着难以辨别的动物的骨质。在这个高临灞河的台原一角，风动荡着这里的柳树，槐树，灰白的枯草，而云则在秦岭之巅反复地铺展或收卷，我的心鼓满了原始时代的气息。公王岭可能是蓝田人长久生活的一个地方，不然，这里就不会出现众多的动物化石。这些化石是集成的，重叠的，一团一团的。蓝田人白天在草木之中活动，黑夜就到树上居住，并把动物的骨头丢弃树下。公王岭到处都有这样的化石，洪水冲决了台原，断层之中的化石便暴露而出。这里的农民认为所有的化石都是龙骨，遂拣到它们当作药材售卖。考古专家便是根据农民的指点，在这里发现蓝田人的。蓝田人的头盖骨处于红色的沙壤之中，其周围都是深厚的黄土。这个蓝田人是一个女士，她怎么倒下的，已经难以判断，然而沙壤肯定是突然掩埋了她，使她和空气隔绝了，接着地下的水输出了她的有机物，随之将土中的碳酸钙输入，这样的替换使之变成了化石。

在秦岭北麓，在灞河两岸，在横岭周围，已经发掘了众多的动物化石，特别是发现了几处蓝田人的化石：在陈家窝发现了一个颌骨，在涝池河发现了一段肱骨，在桐花沟发现了一点额骨的断片，在冯家村发现了一个脚骨。这一处一处的化石，像一个轨迹，像一条线索，像一行足印，记录了蓝田人迁徙和转移的途径。他们走出森林，走下山岗，离开了公王岭，寻找新的食品。他们渐渐地来到关中平原，在这里，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太阳，看到月亮，看到夜的天空闪烁着无数的星星，这些既成了他们的朋友，又成了使他们迷信和崇拜的神灵。蓝田人的游动是茫然的，他们在一步一步地探索，陌生的地貌和生态环境制约着他们。他们必须逐水而居，水是他们需要的，这样，他们的迁徙和转移就只能是曲折地向四周辐射。在公王岭，我眺望着秦岭北麓的这片土地，柔弱的阳光之下，空濛的雾气掩盖着蓝田人遗留的斑斑痕迹。实际上这些痕迹就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序列。我确信，蓝田人不是偶然出现的动物，他们长期在这里生息，劳动，繁衍，从

而形成一個進化的譜系，公王嶺便是這個譜系的核心和開端。他們從公王嶺出發，艱難而堅韌地跋涉，開拓新的生存基地。在中國，流傳廣泛的一個神話是，補天的女媧和結網的伏羲相婚而生人類。若追尋他們的母親，那麼是華胥，她曾經在秦嶺北麓一帶活動。在這裡有一條美麗的華胥溝和一個古老的華胥廟，我默默地告訴自己：華胥出現在這裡顯然不是偶然的！

藍田人在沉寂的公王嶺靜靜地凝視着我，儘管她已經從動物之中脫穎而出，然而她仍帶着凶猛的殘痕。她前額低平，眉脊粗壯，鼻梁扁塌，吻部凸出，而且張着大嘴，那碩大的牙齒，紋理複雜，仿佛剛剛咀嚼了果實或根莖。藍田人的腦量不足 800 毫升，少於我——一個現代人的腦量的一半，但我卻沒有絲毫鄙視藍田人的感覺。我知道，我是沿着藍田人開辟的道路行走的，已經行走了 115 萬年之久。悠悠歲月，磨光了我身上的長毛，剝去了我臉上的野性，而且賦予了我一顆多么豐富的靈魂。我的額頭是如此的尊貴，眼睛又如此的明亮，我的結構如此合理，動作如此靈活，我有如此美妙的聲音，如此激越的神采，我的悟性和感情達到如此高的程度，我的思維和理性又達到了如此深的地步，我不但能夠了解遙遠的過去，而且可以猜測遙遠的未來。不過這一切，都是從藍田人開始的，從藍田人打制石器和直立行走開始的。

我告別了藍田人，但藍田人卻棲在了我的心中。從公王嶺出發的道路，泥石混雜，曲曲彎彎，一邊為溝，一邊是崖，到處覆蓋着沒有萌芽的衰黃的蒿草。不過幾棵挺立在坡坎上的楊樹，點染着金黃的陽光。陽光從迅速解體的灰白相雜的雲的縫隙流瀉而出，顯現着燦爛而寧靜的斜面。天空高遠，令人傷感。鐵一般凝重的秦嶺與橫嶺遙遙相對，而灞河則走過古老的峽谷。陽光之下，我看見白練似的石頭，石頭之河蜿蜒在綠色的原野，那樣子很像一條正在脫皮的蛇。長年累月堆積起來的石頭，壓迫着淺薄的流水，可石頭卻畢竟能反射一些陽光。灞河從山溝出來，消失在煙霧之中。峽谷及灞河兩岸，坐落着一個一個的村子，在橫嶺的半坡和凹地，樹木簇擁一起，那便是人家。他們

被棋盘似的麦田包围着，被精心梳理的幼小的庄稼连接着。孤独的情绪，浸透于清冷的空气，空气透明如水，走在云下，我仿佛走在海底。我成了历史塑造的一块活的化石。时间在变，空间也在变，一百万年之间秦岭升高了两千公尺，一举隔阻了大陆的南部和北部，阻挡了气温的交流。冬日的雪依然凝结在秦岭顶峰，它严峻地证明着宇宙的沧桑。当然，年年消瘦的灞河和岁岁减少的植被也在证明。蓝田人看到了这一切，而且蓝田人参与了它的过程。

到处都是劳动的身影，在这片土地的所有角落，都留下了人的意志。处于河岸和岭下的村子，屋舍的瓦片从树木的空隙露出，袅袅炊烟被习习的野风拉直又被它折弯。一座红色的楼房耸立于厦房一边，在其平台站着一个眺望行人的妇女，她剪着短发，一副满足的神情，慢慢地收起晾晒着的衣服。尽管天气并不暖和，然而杏花粉了，菜花黄了，柳树娇嫩的叶芽开始散发一种浓烈的香气。犬吠的间隙，是男人粗哑的声音，他可能在训斥贪玩的儿子吧。一座新的楼房正在竣工，农民在墙上制作了大红大绿的图案，它们表达着吉祥和长寿的愿望。临街的墙头，插着玻璃的碎片，狼牙一般，准备咬烂盗贼的双手。汽车在公路奔驰，有的拉着乘客，有的载着杂货，四轮之下，尘埃滚滚，这使那些立在公路两旁的孩子连连退却。修鞋和修表的人围在一起，各干各的活，晚上就回自己的家，他们都是这里的农民。饭馆和发廊的门面充斥着招徕顾客图片和画报，而且播放着音乐，是流行歌曲，不是悠久的秦腔。田野当然是没有荒芜，已经越冬的小麦准备起身，农民忙着为它们施肥。世代耕种的土地海绵一样柔和，脚一踏就陷下去，不过也能弹起来，滋润而膏腴。羊在寻觅着星星点点的野草，它那吊在脖子上的铜铃在风中来回摆动，清音洒落旷野。农民将拖拉机和三轮车开到灞河，他们脱去绒衣，只剩一件油腻的单衫，汗水将黝黑的脸腮洗得通红。他们用铁锨翻开石头，装运那里的沙子，这是制作水泥楼板的材料之一。清澈而湍急的水中，闪烁着几双洗衣妇女的纤手。她们双脚踩着牢固的石头，低头弯腰，专注地在水中揉搓。不知不觉，一个姑娘红色的毛衣缩了上去，将洁白的腰的一处亮在那里。

阳光渐渐地收敛了，彩霞开始登场，我看见秦岭北麓的雾烟仿佛开了闸门似的，涌动着笼罩了公王岭。蓝田人的故园，如梦如幻，梦幻之中，漂浮着他们遥远的呼声。

夜晚，我投宿在一个农民之家，这是公路旁边的楼房，窗子面对着秦岭与灞河。显然这里不是常常有人光顾的，作为行者的房子，在楼上摆着四张床铺，都落满了浮尘，这没有使我觉得肮脏。尽管如此，这家的姑娘仍给我换了被子，并用自己的笤帚扫了床单，而她的弟弟则给我搬了方桌，打了开水，为这里的简陋抱歉了一番就出去了。空空荡荡的客舍，我独立其中。这张床铺一天的宿费是两元，但他们的热情和诚恳却是含金的，我想。寂静充盈着悬挂了罗网的屋子，门一开一关，这些罗网就会飘浮起来，也控制着填满雾气的窗外。黑色将山峰的折皱拉平了，所有的台原，包括公王岭都融化在黑色之中，唯有灞河与风在鸣响。我喜欢这里，喜欢这样的环境和气氛，它非常适宜我此时此刻的情绪。我躺在那儿，迷迷糊糊地将要睡去，我感觉困倦触动着我的脚和腿。朦胧之中，我看到的，全是蓝田人的影子，是火，是石器，是劳动的铿锵之声，是森林，是阳光照耀的草原浅沼。蓦地醒来之后，我听见楼下在热闹地谈笑，断断续续的话语，仿佛音符闪烁在昏暗的灯光之中。时间还早，但我却像是睡去又醒来的样子，确实如此，我兴奋之极。我走出客舍，更响的河水和更凉的夜风扑面而来，望着星空之下的这片原始的土地，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蓝田人究竟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他们从攀援到直立究竟经过了多少年代？那些孕育和促使他们进化的生态是如何变化的？他们怎么应付自然的灾难？他们怎么对待相互残杀？他们是一代接着一代繁衍下来还是出现过断代？他们是一程接着一程远离而去还是有过回归？他们对这片土地到底是憎恨还是感激，到底是恐惧还是依恋？在寂寥的夜晚，我的思绪如石头撞击了山岩，它响亮而没有回声，于是我就这样想：这一切只有天知道，地球和我是难以明白的，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人是从自然界诞生的，也是由自然界哺育的，然而人总是叛逆它。人一步一步地强大起来了，一点一点地聪明起来了，只是那片开着奇异

花朵和结了硕大果实的森林呢？那片水草丰美的草原呢？那些明净而充沛的溪流呢？那种温暖而湿润的气候呢？这一切都从我凝视的这片土地消失了。茫茫宇宙，转动着它的轮子，地球便日夜变化，特别是人对自然界的攫取，搞得它支离破碎，而且人遗弃着越来越多的难以消化的垃圾，它已经充斥着所有的地方，甚至遥远的南极都不是净土了。然而我怎么抱怨呢？我只能告诉自己，人是一种不愿意回头的动物，为了自己的生存，它对自然界的掠夺一直不顾后果，我的祖先就是这么干的，我的同胞正在这么干，我的子孙也将这么干，即使自然界恶毒的对人报复，人仍会这么干。关键是，在这片蓝田人曾经生活和死亡的故园，有了美的结构的房子，有了延伸双腿的汽车，电视可以将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浓缩在一方屏幕，电灯可以驱散沉重的黑暗，机器纺织了漂亮的布料并缝制了漂亮的衣服，甚至可以计划的生育，不为种族的繁衍仍可以进行性交，于是，在这春意绵绵的黑夜，就随时随地都会有爱的高潮。这一切，都是人创造的，而且人创造的事物越来越多。我相信，如果某年某月地球会毁灭，那么人将能够在某日某时迁徙于其他星系。然而，115万年之前蓝田人曾经活动的这片土地，我发现，它的黑夜是如此深邃，如此宁静和如此恐惧，除了一带水的涛声和几点星的白光，我什么都捕捉不住。这片古老的土地毕竟还很贫穷，还很落后，像我投宿的这户农家，其每个房间的每扇窗户都没有帘子——他们已经睡着了。

## 2 半坡读陶

雨刚刚发作完毕，风就带跑了乌云，终南山和白鹿原随之浮出。天空湛蓝，乌云的残片失魂落魄。阳光照耀着西安，那里有黑森森的建筑与黑压压的人群。我就是从那里到半坡来的。虽然半坡仍属于西安，不过我总觉得它是异于古都的地方。这是一个氏族的村落遗址。泾河走过平原，阳光的红晕掺进了它的白浪。草木与庄稼已经连成一片。随风滚动的，不是噪音，不是流行歌曲，是一阵一阵的泥土气息。

我到半坡去是读陶的。我曾经多次来过半坡。对人类的遗物，我最喜欢最迷恋的是陶器。半坡的陶器尤其古老，那是六千年前的原始

人所使用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人，用稚嫩的手制作了这些陶器，我怎么读它，都不得透彻。然而，怎么读它，都充满意味。

在我读陶的过程，常常有人从身后走过。他们也是读陶的，来自中国内地各处，或台湾与香港，其中一些人领着孩子，用通俗的语言答孩子之问。先民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了，而且先民的形象得到了新的塑造。偶尔会有成群结队的欧洲人参观，他们高大，健壮，但衰老折弯了他们的腰。他们显然是别的一个种族，然而人类对美的追求既是共通的，又是永恒的，于是他们就或多或少感受了这些陶器的艺术，有的竟偷偷拍照。尽管存在着语言的障碍，不过他们的神情仍很认真，甚至惊讶，赞叹。

感谢在半坡从事研究工作的李诗桂女士，她年近花甲，戴着一副白边眼镜，由于她的指点，才使我得以顺利地读陶。

#### 读尖底陶瓶

尖底陶瓶是一种水器，褐色，没有任何装饰。圆口，厚唇，特殊的是它的底部倾切为尖，以大约四十五度的斜面构成了它的角，而中间则鼓了出来，很饱满的样子。左右有两个环儿，显然是系绳的。

这样的尖底瓶很多，有大有小。氏族人制作这样形状的陶器，当然是为了打水。它的底是尖的，重心居中，这便使它容易下沉汲水。他们居住在半坡，村落距浐河只有几百米之远，可能就是认为浐河在附近而打水方便的缘故吧。腰间围着麻片的妇女，三五成群地提着尖底瓶到浐河去打水，一定很快乐。在黄土覆盖了的村落之中，氏族的房子隐隐可见，数之，达四十六座。几乎每座房子里都有尖底瓶，或者是完整的，或者是残破的。

#### 读葫芦陶瓶

葫芦陶瓶高不足一尺，形似葫芦，中间凹细，两头粗凸，一个圆而小的口。它是这样的一种颜色，仿佛是微弱的火正燃烧着，突然就凝固在那里，不明也不暗。它的表面基本是平滑的，用手抚摸没有坎坷之感，但细碎的斑点却在颈部密布着，像蚂蚁咬了一样。

我推测，这是狩猎的男人使用的，他们出发之前，用它灌满了水，然后以绳系之，拴在腰间，渴了便可以喝水。狩猎的时候，到底是一个男人独行还是几个男人同行呢？妇女参加狩猎吗？在半坡的氏族村落，妇女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由于她们在生活和生产之中的主导作用，才形成了家庭和氏族。男人是游移的。氏族之所以能够定居在黄河之滨，是因为有了农耕，不过，他们是从狩猎和采集发展过来的，于是狩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就得以残留，采集当然以妇女为主。我想的是，氏族的妇女为狩猎的男人送行吗？她们产生了感情吗？

#### 读陶瓮

这是一个倒立的鸭梨，当然比鸭梨大得多，其高足有一米，从它的底缓缓地开放上去，之后迅速收敛，形成一个巨大的口。瓮口的直径几乎是瓮底直径的一倍，口是薄唇，光洁，不匀称。然而这个陶器，除瓮口是光洁的之外，全身都是划痕，那是一种规则的斜面似的刻印。这简单的线条竟使这个拙笨的陶器艺术起来。制作它的，也许是一个妇女。在完成了这个已经可以使用的陶器之后，她怎么想起给它增添一些线条呢？她是用树枝刻划的还是用石片刻划的？对她的作为，其他妇女是欢呼还是指责呢？开始在陶器上刻画线条，不管它多么粗糙，毕竟是一种创造。若没有一种轻松和鼓励的气氛，也许如此创造会遭到扼杀。那些压制制造冲动的人，显然是连氏族成员都不如的。

在半坡的氏族村落，其方形或圆形的房屋，依然有墙可见。大小不同的陶瓮，就曾经置于房屋的墙下，其中装着氏族成员的粮食，这就是粟。粟是在半坡发掘出的唯一的谷物。菜有两种，芥菜和白菜。它们的种子粘在一些陶器的内壁，尽管岁月已经将其腐化得不成其形，但科学仪器却终于鉴定它们是粟，是芥菜和白菜。

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村落的某些地方，氏族的人用陶瓮作棺埋葬孩子。陶瓮直立，其头向上。在瓮底，凿有小小的洞孔，好让孩子的灵魂出来作游。我作如此设想合理么？那时候已经有了灵魂这种观念吗？

#### 读陶缸

我对我面前这个缸的突出印象是，它的裂纹纵横，恰似一片一片缝合而成。也许其初它并不如此，只是后来氏族迁徙了，村落空空荡荡，成为废墟，而且相当悠久的历史没有谁光顾它，唯有野兽，唯有风，雨，太阳，到这里来参观，于是它就渐渐陈旧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为黄土所掩埋。突然发生了一次地震，周围的黄土塌陷捂之，使它分崩成这样了。当然，也许有妇女在制作它的时候，就已经打破了它，不然它的裂纹上面怎么会有几片泥巴，它似乎是附加在裂纹上面的，而且，它的灰色与整个缸的灰色不尽相同，这几片泥巴的灰色，显然要淡一些。这个缸的口很大，直径足有二尺，其唇厚而向外翻卷。

#### 读陶罐

陶罐高有一尺，口的直径约五寸，平底，中间的部分鼓胀如孕妇之肚，它的颜色是红与灰的相杂。其罐引人入胜之处在于，鼓胀的地方附加了四条绳似的堆纹。它们不很匀称，显然不是特意附加的，仿佛是制作它的人在完成这个罐之后，灵机一动，抓了几把泥，搓成条子贴在那里的。其人的心情一定是很轻松的。附加四条堆纹，并非为了坚固这个陶罐，所以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只是其人忽然想这样做吧，于是他就这样做了。阳光照耀着窑场，参加劳动的人都愉快地瞅着那双为它堆纹的手。

#### 读陶甑

陶甑口大底小，腹壁斜直，特点是：在它的平底上穿有十八个眼，大小不等。颜色黑红相间，有手指涂抹的痕迹。

这是一个炊器，人类走过了漫长的春秋，终于可以取火，并为自己服务。在半坡氏族村落，有几处灰烬掺于黄土之中，那是原始社会的人遗留的。我曾经轻轻地触摸它，虽然有一些暖意，不过不能印上颜色。它已经是变质的灰烬了。它是氏族的成员用其甑煮食或者蒸食留下的灰烬吗？我望着它，暗暗地问自己。我是回答不了的，但我却可以继续问自己：这么小的一个炊器，蒸什么呢？煮什么呢？为几个人蒸煮呢？为孩子做饭吗？孩子是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只有母亲为孩